

# 謀海風雲憶當年 (上)

朱學賢

## 抗戰武昌重慶香港

我生長廣東省豐順縣第一區紫陽鄉梅溪村農家，父親兩淮公，亦教亦醫，早逝，母吳氏閩名快娘，兄弟五人，長次兩兄各自立，三兄夭折，我居幼，隨母及四兄居，早歲讀書，習古今典籍，每見軍閥橫行，魚肉同胞，國勢衰凌，恒與救國之志，抗日事起，乃投筆從戎，入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二團受訓（後改編為陸軍官校第十五期學生隊），畢業後，在武昌志願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戰時服務總隊，總隊長為康澤，大隊長則為金亦吾，均為一時俊彥，朝氣蓬勃，紀律嚴明，為抗戰行列新生隊伍，並曾參加二十七年武漢大撤退工作。

迨撤抵宜昌，我即脫離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而奉當年三民主義青年團代書記長朱家驊之召，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工作。到任之始，先實習數月，旋奉派在專員室協助輔導各省市調查統計室工作，尤憶當年漢口室主任周文化從漢陽來電報告日軍運漢口炸彈一船，準備轟炸重慶之用，當即火速擬復：應不擇手段予以破壞，所有費用，准予報銷，數日後，香港路透社電訊，即傳來漢口日船所運炸彈已遭爆炸消息，周文化亦有電報報告事實經過，此船炸彈之破壞，挽救我後方不少生命財產，前方同志冒險犯難，令人敬佩。

二十八日八月，香港總支部港澳調查室缺少同志，負責人陳積中，徵求我前往工作，奉准後，我乘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信念，取道川滇公路至昆明，稍作停留，轉滇越鐵路，直趨海防，次日乘英國永生輪赴港，於中秋之夜，抵達香港，斯時海平如鏡，水波不興，明月中天，倒映成趣，四岸燈光，鱗次櫛比，夜景之美，誠不愧稱為東方之珠。

## 港澳五年敵後情報

我留香港澳門工作，前後五年，在香港陷敵之前，側重蒐集敵人、共匪以及僑情與國際情報，三十年多香港陷敵之後，則專做敵情工作，留港期間，摘其可記敘者如次：

① 調解幫派糾紛：我的朋友劉伯琴（又名聯柯）戰前在漢口經營鐵路飯店，武漢淪陷後到香

港德輔道中，經營遠來酒家，頗具規模，平常招收港九跑馬及理髮等業工人加入幫會，稱為門生，人數多至萬餘人，二十九年春間與香港海員總工會理事長梁國英，為九龍某理髮廳工人事發生衝突，梁為上海揚虎門人，該理髮廳係楊妻所經營，劉因故毆打該廳工人，梁勢不甘休，彼此互不相讓，互相監視行動，聲言糾集多人，約期在香港中環高陞茶樓聚會打鬪以決勝負，期前經劉告知詳情，並謂曾請求杜月笙先生調解，以梁不予理會，甚感麻煩，我當告予梁係知友，雙方應即停止行動，經我走告梁君，並譙雙方於灣仔英京酒樓，介紹互識，一場糾紛乃告冰釋。

② 敵人試探和平：國父孫中山先生日本故友仙野長知於二十九年初偕日本某退役海軍大將（已忘其名）來港，透過陳季博同志關係，試探我方和平意向，聲言我政府如不及時結束戰爭，日本將扶植汪精衛組織偽國民政府與我政府對抗，當請陳同志說明我方立場：

甲、中日戰爭，係由日本所發動，要結束戰爭應由日本無條件撤兵，不應由我國提出。

乙、我國政治思想，為忠奸不兩立，汪精衛

投降日本，為全國人民所唾棄，即使日本扶植其設立偽政府，無論對戰爭與和平，均不發生作用，自無損抗戰大業之進行。

丙、戰爭愈延長，日本困難愈深陷，行見物資缺乏，戰爭後勤補給，無以為繼，其失敗因素與日俱增，希望日本軍閥醒覺。

上項說明曾載在日本當年海軍雜誌，足證仙野長知等，對我所提意見頗為重視，當時我並曾將此項意見報請中央備查。

③打擊華商報：華商報為共匪在香港之機關報，每日下午二時出版，專攻擊政府，謾罵領袖，破壞華僑對祖國向心力，動搖抗戰信心，令愛國人士髮指，二十九年秋報准中央，予以打擊，以幫會組織之同樂社份子為基幹，由梁國英同志率同港九各地區得力幹部十餘人，親在該報發行處所阻止該報發行一週，該報對此事，曾在民主社會黨徐傅霖主辦之國家社會報刊登啟事，指此暴行係香港三民主義青年團所為，籲請香港政府出面制止，香港政府亦曾請英國駐華大使館向我政府交涉，中央宣傳部長王世杰，曾電令駐港澳總支部飭令停止行動，我以往前曾經報准核備，未予理會，覆電請逕向中央調查統計局商洽，旋以英國駐華大使寇爾，因公自星加坡來港，順道調查，為免顯露打擊該報痕跡，乃於其抵港之當日，停止行動，以免據為口實，此事港府後來不了了之。

### 香江淪陷應變措施

④香港淪陷：三十年秋間，日本駐香港機構

，如總領事館及各特務機關，紛紛傳出日本即將發動太平洋戰爭，並使用海空軍閃電式攻擊美國，常宣揚其海軍軍力之強大無敵，我送將此類情報送呈中央，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按陳季博係向閩粵宣傳辦事處支領新津港幣五百元，伊所蒐集情報均分呈中央一份）曾於九月間來電指責，我受日本反間之毒，以不實情報，擾亂聽聞，飭令注意並改善云云。詎料事隔月餘，日本即發動太平洋戰爭，閃電攻擊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世界大戰，於焉爆發，日本正式參加德、意軸心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戰，因而更烈。珍珠港事件爆發不久，日本即由廣州抽調陸海空軍，分路攻擊香港，英軍守備薄弱，未及旬日堅旗投降，目擊盟國友軍棄械海濱降敵，僑胞遭難，心如刀割，亦激發我更堅強奮鬥決心。

⑤力難救難：香港淪陷，日軍於深夜登陸，由銅羅灣，經灣仔，開向中環，斯時水電及道路交通均遭破壞，市區之內，到處搶劫，擄掠姦淫，哭喊聲，求救聲隨處可聞，哀號情景，真是慘絕人寰，我潛居於事前佈置之掩護商店，灣仔洛克道之廣園旅館，凜於救人天職，翌日即到處請託幫會人士制止不肖份子停止活動，令其出面保護僑民，無奈交通斷絕，而地方遼闊，救人工作，僅限於香港地區，九龍及邊遠地區以電話不通則力有未逮，難以兼顧，保護未週，內疚於心，久難安。

⑥密慰名流：留居香港之國民黨政員胡文虎及外交名宿王正廷、顏惠慶、陳友仁等知名之士十餘人，於香港淪陷時，被敵軟禁於香港大酒店

，強迫伊等聯合聲明投降敵人，我以此事影響我國聲譽，甚至動搖民心軍心，乃命星島日報之蘇秦楷同志，偽裝為星島日報工友，送食物與胡文虎，進入警衛森嚴之香港大酒店與胡相晤，先期轉達吳秘書長鐵城慰問之意，並囑伊等忍耐軟禁之苦，絕對不可發表降敵聲明，幸胡參政員等深明大義，對日本勸降事迭予拒絕，日敵以勸降無效，不久即將伊等釋放返家，我事後曾將此事電告吳秘書長並承予以追認，淪陷期間，音訊斷絕，一切權宜措施，實乃不得已也。

### 被迫離去隱身上船

⑦拒敵收買：港九淪陷後，我在潛居期間，除四出安撫新僑及工作同仁外，當即請陳季博、羅四維等同志充任日本憲兵聯隊通譯及謀滲入日本佔領機關工作，愈高級愈好，陳季博夫人大森幸子，係日本籍，經一再促其與日方人員取得聯繫，以便取得有價值情報，但在此時期，原留港工作之日人中，如駐香港副領事戶根木長之助及田尻等，知我與政府有關，曾命汪精衛之南華日報李尚銘派員賂我，說明夙佩我在港九與幫會人士交往密切，可以安定港九秩序，如願向日方效力，可獲得日本軍票五萬元之獎金，經我婉拒而退。

此事發生在陳季博同志寓所，來人勸降不成倅倅而去，我思，予何人耶？受領袖培育，讀聖賢書，作國民黨員，所學何事，區區五萬元軍票，與我人格相比，何其渺小！

此事過後，以我不為敵人收買，翌日敵即暗

示陳季博同志，不許我留居香港，並應剋日離境，當此時也，香港澳門交通，僅有白銀丸一艘，維持旅客往來，載客不及千人，而碼頭鴿候出境乘客，多達二三十萬人，即使我願意離港出境，亦是困難重重，當將難題與敵方來人說明，承詢何時可以離港及有無人同行，允購船票相贈，我告以即日可行，並有舊僕一人相伴（按係譯電人員邱鑑堂同志），該人去後不久，即持白銀丸船票貳張前來，我以此行係受敵強迫離境，曾懇其轉告敵方，勿在船上予我留難，亦經獲得敵方保證，遂得安全離境，事後測其用心，敵或視我為幫會份子，而與政府有關，對我所任工作，不甚了解，否則不會購買船票，使我安全離開香港。

### 再入虎穴重建工作

⑧重建工作：香港局勢緊張之時，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陳策，曾電話通知將大小電臺各一座，集中在中環太子道中國銀行樓上之西南圖書公司，以便利與重慶電訊聯絡，迨香港淪陷，奸僞份子，首先佔據我黨政軍駐港機關，電臺亦淪入敵手，與中央交通已完全斷絕。我抵澳門後，立即與澳門工作同志，取得聯繫，一面將港九情形呈報中央，一面設法恢復港澳工作，但香港方面，以同志星散，新舊關係中斷，電臺闕如，已成癱瘓，非我前往，無法重建，但中央方面，以我已被強迫離境，再往香港易為敵人發現，再三來電阻止，囑勿冒險，我以責任重大，且留港同志，無錢無食，急需援助（按銀行已被凍結關門，且原負責人沈先生已離港返國我係被指定淪陷時期

之負責人，戰事驟起，緊急時期，未發薪水與同仁應變，銀行凍結後，市面缺乏零票，大鈔無法使用，有錢購買食物甚為困難，故在中央這次勸阻下，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冒險心情，在澳門先以二千元葡幣，僱妥小船約定時間，於月黑風高之夜，由澳門西環登舟，前往香港，船上除船夫兩人，一掌帆，一掌舵外，乘客僅我一人，時值狂風大作，海浪滔天，夜半時分嘔吐大作，苦水吐盡，人亦昏昏然毫無氣力，天明時候敵兵在海上查船詢我何往，我不諳日語，乃將陳季博夫人大森幸子所書日文介紹軍政部某軍官之信與閱，遂得放行，九時許在香港仔登岸，不敢單獨乘車，而擠在公共汽車中，減少查問，遂安抵灣仔廣園旅館，晤見邱清漪同志，瞭解近況，即請邱同志設法搜集收發報機零件，以集零為整，裝備收發報機，當時敵人已經管制無線電器材，經旬日之努力蒐購，果不負苦心，裝備成功但係小型電臺，僅能與澳門通報，有此成果，已經心滿意足，當即告知重慶，我在香港工作情形，並陳明因公抗命，請為鑒諒。斯時陳季博同志，已被

陞香港總督府任命為中區區政所所長，羅四維同志，則任九龍區區政所總督察，我為請彼等照顧港九工作同志，均曾親自往訪，在九龍區區政所，曾與該所長藤田晤談良久，始行辭去，足見各同志掩護工作相當成功，重建工作，亦順利完成，留居過旬，對所有留港同志如梁國英、江清白、袁洪範、郭而成等，均曾一一予以安慰，然後潛離赴澳，又一次安全脫險，誠屬萬幸。

⑨助汪離港：我此次赴港之前，承廣東省銀

行顧問程育圃之介紹，認識中央宣傳部駐港專員鄧友德，承告該部駐港粵宣傳辦事處秘書汪先生，以掛牌教授日語，為敵迫充香港大酒店通譯，我與汪先生素昧平生，並不相識，乃請鄧友德先通知汪，如有周重光者到訪，請予接見，以便洽談，迨我抵港工作事畢，即赴香港大酒店，與其相晤，並說明吳秘書長鐵城，希望伊能返回後方服務，如經濟有困難，我可先予代墊，汪先生當面允返國，我返澳門後，即將與汪先生晤面及其被敵逼迫情形電告吳秘書長，不久汪先生果離港經澳門返國，在中央黨部任秘書之職，助人之樂，其樂無垠！

### 抗命成全血的洗禮

我由香港返抵澳門以後，以澳門多數同志，身份暴露，不能繼續工作，多已返回內地任職，原有工作關係，多已中斷，亟待重新佈置，但是澳門地方雖小，以四面受敵包圍，工作環境，幾與香港無異，十分惡劣，差幸人心傾向我國，對敵情工作，無論任何方面或僑胞或歐美人士，均樂意幫忙，或提供資料或建立關係，使我得在短期間內，順利展開情報網工作。黨務方面係由澳門崇實中學校長梁彥明同志負責並兼任情報工作，我因對澳門情形及澳門總督府，諸之了解，對梁同志仗仗甚多，其餘英國駐澳門領事瑞里士，美國駐澳門領事戴維斯及義籍神父等對我工作匡助尤多，自香港淪陷以迄三十三年八月，我離澳返國為止，其能追憶之主要工作情節，約有左端：

(一)保證逃職同志歸隊：中央總電臺工作同志

，沈恆宗、陸耕華等人，以不滿工作現實環境，三十一年初由重慶逃港，擬赴滬投靠汪精衛偽政府之丁默邨，李士羣。中央迭次命令予以制裁，我念及同志情誼，派人赴港通知沈等，尅日來澳相晤，洽談善後事宜，否則即予嚴厲處分，彼等原在香港工作有年，固知我對海員稍具領導力量，梁國英所屬海員，多屬滬滬航線，沈陸等對我通知，認無惡意，乃相偕由港來澳陳述出走原委，我甚為同情，據理向中央陳述，請求收回制裁成命，中央方面，對彼等出走行動，認係背叛組織，極不諒解，再三再四，電令予以處決，以警效尤，我挾在當中，十分為難，彼等已聽命來澳相晤，並表明悔悟之心，我即應予保證生命安全，最後對中央表示難以從命願受處分，並以生命保證沈陸諸同志返國工作，終蒙允准，迫渠等偷渡返抵國門，一場風波，終成過去，而沈等亦均能悔過，忠勤工作，陸耕華且被派在韶關主持臺務，我對此舉，喻之為下情上達，三十七八年間，大陸情勢逆轉電訊交通，發生困難，聞賴沈陸等支持甚力，惟未能重聚，良可惋惜！

（一）梁彥明同志殉國：梁彥明同志，於香港淪陷後，接替周雍能任澳門黨部常務委員，雖有崇實中學為掩護，但以工作關係，對外聯繫頗多，身份依然暴露，敵偽對之，均十分注意，三十二年二月間，日敵自中山縣，指派特務份子，專車到澳門崇實中學校門前，於中午時分，偽稱澳商畢伯儉請客，梁以熟人請客不慮有他，出門相見，被迫上車，梁雖年老（斯時年約五十餘歲）尚頗機警，見車上司機，並非畢伯儉之汽車司機，

頓起疑心，拒不上車，互相爭持中，敵偽人員，恐事機敗露，開槍擊中梁同志頸脊骨，遂重傷倒地，敵人逃去後，伊家人將其送往澳門山頂醫院救治，我聞訊趕往探視，已不能言語，醫師似乏經驗未為伊做石膏，固定脊骨傷部，翌日以頸脊骨患部折斷不治，壯志未酬身先死，傷哉，我當時即權宜發給喪葬費國幣五萬元藉以惜死慰生。

（二）救助國際友人離港：港九淪陷以後，羈留香港九龍之歐美或其他亞洲、澳紐各國人士，尤其未入集中營之香港政府人員，多希望能脫離敵人樊籠，返回原籍，彼等多為有色人種，陷於四面受敵包圍地區中，除澳門彈丸之地外，所有海陸路線，均屬敵偽勢力範圍，要想離境，談何

容易，套一句俗話，真是插翅難飛，徒嘆奈何！幸而當時澳門有梁昌等經營走私臺山都埠之機帆船一艘，梁與陳子木同志熟稔，由陳商得梁之同意，客貨兩載，於夜間航行，避開敵偽查緝，凡能由港九潛逃來澳之外籍人士，一律請由英國駐澳門領事館領事瑞里士統籌列具名單，由我經由電臺報送中央黨部轉送英國大使館救助，計前後二三十批，均經都埠轉廣西桂林，返回原籍者達數百人，各外籍人士，以乘梁昌之機帆船，均知有梁昌其人，戰後英國皇室聞知其事，曾授勳梁昌，而瑞里士、陳子木及我諸人在幕後支持者，反而默默無聞，勞心傷財，僅作無名小卒而已。

郵政儲蓄四大優點

家家節約 人人來儲蓄

- 一、利息免稅：現行利率年息六釐（十萬元日息十六元六角六分）半年結息一次。利息免扣所得稅。
  - 二、機構普遍：全省大小郵局一千餘處。
    - 一般郵局：平常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 星期例假日：
      - （一）臺北、臺中、高雄、基隆、臺南、板橋、桃園、中壢、新竹、彰化、嘉義等郵局與平常日同。
      - （二）其他各局上午半日營業。
    - 夜間郵局：（臺北、臺中、高雄三地）平常日下午五時至十二時。星期例假日休息。
  - 三、營業時間長：
  - 四、手續簡便：憑身分證明文件開戶，隨到隨辦。
- 平時有積蓄 急時不用愁